

动摇美国奴隶制度根基的起义事件

《瑟谷德·马歇尔与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38)

第八次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发生在密西西比河东岸暴戾异常的“德国海岸起义事件(Germany Coast Uprising)”。在这场非洲黑人奴隶抗暴事件中，共有 2 位白人死亡，但有 95 位非洲黑人奴隶被杀，史学家称之为“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非洲黑人奴隶起义事件”。

十九世纪初期，“德国海岸”是路易斯安那州一块种植甘蔗的地方，因而有着大量的非洲黑人奴隶。这些非洲黑人奴隶的来源有三，一是从非洲大陆绑架来的新奴隶，一是从美国本土买回来的奴隶，还有从海地逃亡出来的加勒比海奴隶。

非洲黑人奴隶和白人的比例是 5 比 1。路易斯安那州是农业大州，其非洲黑人奴隶的数量是全美国之首。路易斯安那的交通发达，尤其是其沙尔特兰河(Pont Chartrain River)，支流四通八达，加之海港优良，乃进行贸易的理想之地。

法国大革命与海地奴隶建国等的消息，不停地吹进路易斯安那，吹得路易斯安那当局日夜提心吊胆，就怕非洲黑人奴隶的暴乱发生。许多白人农场主联合起来，组成“农场自卫军(planter militia)”，虽曰自卫，其实是在防范非洲黑人奴隶的暴乱。大多数的白人农场主都不敢住在农场里，他们往往聘请奴隶总管代为管理。

这场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由一位叫做查尔斯·德斯隆斯(Charles Deslondes)的来自海地的非洲黑人奴隶发动起来的。这正如路易斯安那州第一任州长威廉·查尔斯·科尔·克莱本(Governor William Charles Cole Claiborne)所担心的，黑白混血儿德斯隆斯正是来自海地的难民。

1811 年 1 月 6 日，“德国海岸”的甘蔗农场刚从紧张的收割工作中闲下来，有 4 位叫做昆摩那(Quamana)、哈利(Harry)、肯纳(Kenner)和亨德森(Henderson)的非洲黑人奴隶，约好了德斯隆斯，群集在白人农场主曼纽尔·安德烈(Manuel Andri)的家，商量着如何发动一场非洲黑人奴隶的起义，一夜之间，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1811 年 1 月 8 日，谣言在安德烈的农场变成了事实，15 位非洲黑人奴隶破门而入，迎面正好就碰到了冤家安德烈，非洲黑人奴隶们一言不发，抽刀就砍，安德烈立即被砍成重伤，倒地不起，他伪装死亡而逃过一劫，可是他的儿子吉尔伯·安德烈(Gilbert Andri)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被几位非洲黑人奴隶堵在客厅的角落里，用利斧劈杀之。

距新奥尔良市只有 30 里路程的安德烈农场的邻居是寡妇雅克(Jacques)的甘蔗农场，同时是德斯隆斯工作的所在地。起义军经过时，有 8 位非洲黑人奴隶响应，加入队伍，持旗击鼓，呐喊而进。他们顺着河流路(River Road)，朝着新奥尔良市前进。

起义军在路上，纵火烧掉了 3 座农场和 12 所房子。在起义军经过詹姆斯·布朗(James Brown)的农场时，有一位在这场事件中最为重要的主角出场了，他就是科克·布朗(Kook Brown)，他一加入队伍，就用钢斧将隔邻农场的白人农场主弗朗索瓦·崔帕尼尔(Francois Trepagnier)劈成了两段。起义军步行了 20 余里路，到达距新奥尔良市只有 15 里路程的肯尼斯·布勒斯(Cannes-Brulees)时，夜幕低垂，无法前进，大军席地而寐，睡了个好觉。

安德烈是一位有沙场经验的美国退伍陆军上校，他被自己农场的非洲黑人奴隶袭击后装死而躲过大祸，当他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被杀害后，立即转身渡江，搬救兵报仇。他找到了路易斯安那州的圣特·马丁法官(Judge Saint

Martin)，下达紧急令，命令白人农场主查尔斯·佩雷特(Charles Perret)与安德烈联手，组成有 80 人次的临时军，紧急渡江出击。

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克莱本得知叛乱事件后，立即调兵遣将，进行围剿。他命令美国陆军瓦德·汉普顿一世上将(General Wade Hampton I)带领 30 名精锐部队，海军准将约翰·肖(Commodore John Shaw)带领着 40 名海军战士，即时出发，迎头痛击，格杀勿论。三支正规的军事力量，从三个不同的地点，向着只有四支鸟枪的起义军围拢上来，双方力量悬殊，结局未战已定。

1811 年 1 月 9 日早上 9:00 点，安德烈在博诺地(Bernoudy)发现起义军正在前进，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下令格杀勿论，不出 15 分钟，射杀非洲黑人奴隶起义军 45 人，其余者一哄而散，窜到树林里逃命去了。

1811 年 1 月 11 日，有 56 名参与这次起义的非洲黑人奴隶被逮捕，隔日又有 30 名非洲黑人奴隶被逮捕，他们一口咬定这完全是受了德斯隆斯的威胁而被强迫参加的，加上这些非洲黑人奴隶的主人的求情，于是路易斯安那州与他们达成协议，只要他们肯出庭指证领导叛乱人们的罪行，就不再追究，可无罪地释放他们回家。

1811 年 1 月 11 日中午，安德烈的军队在一片树林里活捉了德斯隆斯，于是一场美国历史上最残忍的私刑处死的丑剧发生了。被为子报仇的欲望焚烧得失去了理智的安德烈根本就没有兴趣将德斯隆斯送上法庭，他决定要手刃仇人来报仇雪恨，他首先用军刀将德斯隆斯的右手臂砍掉，欣赏了一会他的痛苦后，再将他的左手臂砍掉。又站在那里欣赏了一会儿，再用枪朝着他的双腿打了十多发子弹，导致他的双腿几乎全断，又朝着他身上的非要害之处射了十几发子弹，在德斯隆斯要生不得，要死不能，受尽了肉体的痛苦后，他再用一大捆干稻草撒在他的身上，点火将之活活烧烤至死。

一场全州性的大搜捕行动立时开始，不出十天，凡是参与起义军的非洲黑人奴隶，一个不漏，全部落网。审判是分开在两个地点进行的，一处是在新奥尔良市的法院，一处是在“德国海岸”的“珍·德斯提翰农场(Jean Destrehan Plantation)”。

“德斯崔翰农场”判决了 18 名非洲黑人奴隶的死刑，随判随吊，然后把脑袋割下来，挂在农场外的木杆子上示众。新奥尔良市的法院比较“仁慈”，只判决了 11 名非洲黑人奴隶的死刑，其中的 3 位非洲黑人奴隶是在市中心的杰克森广场(Jackson Square)被公开当众吊死，然后砍掉头颅，血淋淋地悬挂在城门之上，作为路易斯安那州庆祝这次镇压暴乱胜利的标志。

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场灾难，但是在事件过后，路易斯安那州议会通过一项议案，政府赔偿每一位死掉的非洲黑人奴隶的主人 300 元，且不论是被军队射杀，还是被法庭吊死，全部一视同仁。

第九次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由一位白人发动起来的。在不公义、不人道和不公平的奴隶抗暴斗争历史的长河里，乔治·巴克利(George Baxley)没让美国白人交空卷，他是美国第一位用实际的武装行动来向黑暗的非洲黑人奴隶制度发出怒吼的美国白人。

关于巴克利早年的背景，甚至于他去世的日期，到现在都没有定论。在印第安纳州谢里登先锋丘(Pioneer Hill, Sheridan)有一块占地 80 英亩的农庄，有一间小小的木屋，就是当年巴克利在弗吉尼亚州策动非洲黑人奴隶起义失败后，越狱来到这里自建的住家。

在目前能看到的资料中，有关巴克利的生平和事迹的著作，只有一本作者名字不详，书名叫做《脑袋有价之人——乔治·巴克利的生平和事迹(A MAN WITH A PRICE ON HIS HEAD——The Life and Time of George Baxley)》，不然，这位美国近代民权运动发展史上重要人物的事迹，将会被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

巴克利于 1780 年在弗吉尼亚史珀斯维尼亚郡(Spotsylvania County)出生，他是美国第二代移民，父亲托马斯·巴克利(Thomas Baxley)和母亲玛丽·巴克利(Mary Baxley)都是来自英格兰的移民。

巴克利自小生活在一个富有而且具有正义感且婚姻生活美满的家庭里，家中庞大的农庄叫做格兰奇(Grange)，蓄有非洲黑人奴隶多名，但从不以奴隶对待他们。

1805 年，巴克利与汉娜·詹金斯(Hanna Jenkins)结婚。詹金斯家族有一片庞大的庄园叫“格兰比(Grandby)”，与巴克利家的庄园比邻，两人青梅竹马，一齐长大。他们在弗吉尼亚史珀斯维尼亚郡育有 6 个子女，逃亡到俄亥俄和印第安纳后与家人团圆，又育有 5 个子女，共有子女 11 名。在巴克利的 11 名子女中，除了在 1830 年时，年方 6 岁的最小的儿子班杰民·巴克利(Benjamin Baxley)被雷电劈倒的大树压死外，其余皆长大成才。

在印第安纳州政府的人口档案里，有着巴克利全家的完整记录，其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巴克利的两个儿子托马斯·比特曼·巴克利(Thomas Pittman Baxley)与艾迪生·巴克利(Addison Baxley)，在他们的老家不远处建立了一个只有 250 名居民的小镇，以其父之名命之为“巴克利镇(Baxleytown)”，后来印第安纳政府将之改为“巴克利(Baxley)”，至今依然存在。

受过良好教育的巴克利是一位有着坚强正义性格的新生代美国人。1812 年，当他从战场回到弗吉尼亚老家后，就觉得弗吉尼亚州的非洲黑人奴隶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强大而顽固的封建势力，已经无法用文明的手段来改变了，唯一的方法就是用武力推翻之。

巴克利在弗吉尼亚自己的毛制品零售商和磨坊店里的地库，每天召集一些非洲黑人奴隶前来学习，主要的是将一些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文章拿给非洲黑人奴隶们作为教材，久而见其效，他手下凝聚了一大批敢作敢为而且一心想要自由的非洲黑人奴隶。

巴克利继续把这个计划向四周的史珀斯维尼亚郡、橘子郡(Orange County)和鲁西亚郡(Lousia County)市发展。他开始教导这些非洲黑人奴隶们使用武器，并准备着各种更多的自制武器，与各种防卫与攻击的战术。

1814 年的一个寒冷冬天深夜，有两个被白人奴隶主虐待得遍体鳞伤的非洲黑人奴隶，敲开了巴克利的大门求救，这一下子使巴克利所有的忍耐力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把这两个非洲黑人奴隶藏在自己家中，等到风声稍微过后，给予这两个黑人奴隶路费和两匹马，让他们逃出弗吉尼亚，前往宾夕法尼亚。

巴克利决定在 1815 年 3 月 6 日举事，他计划利用手上仅有的武力，兵分两路，出其不意地将弗雷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和弗吉尼亚州首府里奇蒙攻下来，再利用这两地的力量，号召全弗吉尼亚州的非洲黑人奴隶起义，共成大事。

语云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此之谓也。在巴克利培训的众多的非洲黑人奴隶中，有一个叫做露西(Lucy)的长舌妇，她有一位叫做托勒密·鲍威尔(Ptolemy Powell)的情人，她在 1816 年 2 月 20 日与他幽会时，将这个非洲黑人奴隶起义的消息透露予他。

一直是穷苦伶仃的鲍威尔，认为借助告密拿奖金的发财机会来了，于是在 1816 年 2 月 22 日到弗吉尼亚州地方行政长官那里检举了巴克利。弗吉尼亚州治安当局得知这个意图叛乱的消息后，立即采取了行动，他们为了不要打草惊蛇，故意装作只是到巴克利的庄园调查有关马匹的税务问题。

他们发现在“格兰兹庄园”的马少了两匹，巴克利推搪说是卖了，可是却无法拿出密探要他出示的卖马的收据，于是密探将他“请”回去，协助调查。等到巴克利离开“格兰兹庄园”后，大规模的搜查和拘捕行动立即在弗吉尼亚全面展开，有 27 名主要参与的非洲黑人奴隶全部被收押。

巴克利进了弗吉尼亚州史珀斯维尼亚郡的监狱里后才知道上了当，但为时已晚，深悔没有立时反抗。他在监狱里看见自己培训出来的 6 位主要的起义干部逐一被送上了断头台，知道离吊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时间已经不会太远了。

因为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不允许非洲黑人出庭指证白人的罪行，而被捕的 27 名嫌疑犯全是非洲黑人奴隶，其中大部分都已经向弗吉尼亚州政府如实招供来换取较轻的刑期，但他们全部无权出庭为控方证人。

弗吉尼亚州史珀斯维尼亚郡司法部为了要吊死巴克利，已经向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陪审团提出动议，要求批准对巴克利提出“阴谋煽动奴隶叛乱”的重罪公诉。如果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陪审团批准的话，那意味着巴克利将会面临着唯一的死刑。

这里有三种关于巴克利成功越狱的不同版本：

第一种说法来自于《印第安纳州哈密尔顿郡历史(A History of Hamilton County)》。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陪审团已经批准了史珀斯维尼亚郡对巴克利的阴谋煽动奴隶叛乱重罪的公诉，在史珀斯维尼亚郡监狱正在准备将他执行死刑的前夕，他的妻子和家人来监狱跟他告别时，将一把小钢锯缝在自己的裙子边上混进来，使他在当夜锯断窗户而越狱成功。

第二种说法来自于《脑袋有价之人——乔治·巴克利的生平和事迹》。巴克利的妻子和家人来到监狱跟他告别时，将一把小钢锯缝在衣服边上混进来，在他当夜锯断窗户而越狱成功后，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陪审团对史珀斯维尼亚郡对巴克利的阴谋煽动奴隶叛乱重罪的公诉批准书才下来。

第三种说法来自于美国《维基百科全书》。它比较保守，干脆不提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大陪审团对史珀斯维尼亚郡对巴克利的阴谋煽动奴隶叛乱重罪的公诉批准书，只是一笔带过，用“在他妻子的帮助下，巴克利逃离了史珀斯维尼亚郡监狱”来处理之。

在巴克利从监狱逃脱后，弗吉尼亚州司法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悬赏一千元奖金，换取巴克利的人头。这对在外亡命天涯的巴克利来说，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危险、困难和威胁。

巴克利的妻子詹金斯是一位绝顶聪明的人，她知道她丈夫早晚会回来将全家接出去的，于是不动声色地，逐渐变卖掉所有的家当，只留下一个空房子。当她接到巴克利从宾夕法尼亚匹兹堡(Pittsburg)寄回来的变卖土地的《授权书》时，她知道全家离开这个罪恶的弗吉尼亚州的时候快要到来了。

巴克利逃离弗吉尼亚州后，直奔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化名为乔治·布尔克(George Burke)，在一间学校找到了一份老师的职务，开始了人生另一章的第一步。当他的故事在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市传开后，无法久住，他又逃往到俄亥俄州，在那里与妻子和全家团圆在一起，七年的稳定生涯，夫妻又添增了五个孩子。

但好景不长，弗吉尼亚州司法部下达的全国通缉令和被悬赏奖金 1 千元的诱惑，使一些江湖人物不停地打搅他与家人，他一度被专靠悬赏金为生的流寇活抓，如果不是他的儿子机警，立即班请巴克利的两位好友，持枪在半路上将他截回来，后果堪虑也。

巴克利只好带着一家 13 口，继续亡命，到了印第安纳州谢里登先锋丘，买了块地皮，自建茅舍而居，并将地皮上的小丘，改名曰“先锋丘”，其中含义，闻之自知也。巴克利在这里与妻子两人利用自己的藏书，教导自己的 11 个孩子，还同时免费教导附近邻居的子女，人多敬之。

巴克利终老在印第安纳州谢里登先锋丘，虽然没有再度发动非洲黑人奴隶革命，但是他终其余生，一边撰写文章攻击罪恶的非洲黑人奴隶制度，一边身体力行，暗中掩护和帮助逃亡的非洲黑人奴隶。

巴克利在先锋丘的家，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搬运奴隶的地下铁路”。2007年，印第安纳州将巴克利当年亲手建盖的小木屋，重新修整，列为重点文化保护点，开放予公众，让大家来敬仰和怀念这位伟大而平凡的美国人。

第十次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事件是由一笔彩票横财引发出来的。彩票是一种赌博，是一种横财，也极可能是一件横祸。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世界各地所有得到大彩即横财的人，会发现其中大多以大祸与悲剧为结局，轻则破产，重则丧命，横财非福，宁可不信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血汗钱永远是真正的保命神丹，在这里，我们又可见一个先例。

“丹麦·维西”这个名字，是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尤其是八十年代以来，数以十计的电影、电视、舞台剧、小说、广播和市民流传，加上出于市场利益的考虑，不是丑化就是偶像化或者英雄化了维西，导致真正的历史事件，逐渐被淹没在众说纷纭的道听途说里。

在维西之前，北美已经有过几十次各种大小的非洲黑人奴隶抗暴运动，但很快就被治安当局镇压下去，可是在美国这片大地上，再没有任何一次的非洲黑人奴隶的抗暴运动，是像维西一样如此的动摇着奴隶制度的根基。

美国南北战争爆发，美国北方的陆军，由非洲裔美国人民权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组成的第一支黑人陆军团，在参加对美国南方的美国邦联陆军作战时，每一次要冲锋陷阵前的军事口号就是：“记住了查尔斯顿的丹麦·维西(Remember Denmark Vessey of Charleston)!!”从这个口号里，可以看出当时非洲黑人对美国南方“邦联美国”的深仇大恨。

维西的原名是叫做泰勒马克(Telemaque)， “维西”是他主人的姓氏，他出生在西非大陆，后被绑架到加勒比海一个叫作圣托马斯的岛上为奴隶，当时的“圣托马斯岛”就是现在的美国属地“处女岛(US Virgin Islands)”，是一个仅有四百名白人，但是却有四千名非洲黑人奴隶的荷兰殖民地，圣托马斯岛除了利用非洲黑人奴隶种植棉花和甘蔗外，同时作为非洲黑人奴隶买卖的转运站。

1781年，白人奴隶贩子约瑟夫·维西船长(Captain Joseph Vesey)来到圣托马斯岛买了390名非洲黑人奴隶。其中有一个年龄仅有14岁，长得精明伶俐，英俊洒脱，叫做“泰勒马克”的小非洲黑人奴隶，一下子就被约瑟夫看上了，于是将他带到海地，倒卖给当地的一家甘蔗农场做苦工。

泰勒马克年龄太小了，受不了这种需要大量体力的甘蔗农场的劳动，于是心生一计，有一天，在他主人和众多的非洲黑人奴隶面前，忽然倒在地上，四肢乱动，口吐白沫，双眼翻白，发起羊癫疯来了。

白人主人请来了医生，“医治”了好久才“痊愈”，这种情况接连着又发生了几次后，这所甘蔗农场的主人抱怨货不对板，这个小非洲黑人奴隶没有达到合同上的健康无病的标准，要求退货。

于是泰勒马克变成了约瑟夫船长的贴身仆人。船长为他改了个非常西方化的“丹麦·维西”的名字，并让他跟着自己的奴隶船到非洲拉着非洲黑人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变卖谋利。

1783年，约瑟夫退休，维西跟着主人返回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老家定居。他在返回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后，又追随着约瑟夫当了17年的贴身仆人。

由于维西为人尽忠职守，善解主人心意，深得约瑟夫船长疼爱。船长待之如亲人，允许他有着相当大的自由，可以任意出游，到处学艺，维西在这段时期，除了成为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基督徒外，还学到了一手木匠的好手艺。

维西一生中至少有三位妻子，她们是碧珂(Beck)、波莉(Polly)和苏珊(Susan)，碧珂和波莉是女非洲黑人奴隶，苏珊是一位非洲自由黑人。维西与三位妻子共有三子一女：桑迪(Sandy)、波利多尔(Polydore)、罗伯特(Robert)和夏绿蒂(Charlotte)。

幸运之神在 1799 年为维西打开了他 33 岁人生的大门，把他推向了经济的富裕，但也将他送上了断头台：一张彩票为维西带来了一笔 1,500 元的可观财富。他花了 600 元为自己买回了自由之身，再将剩下的 900 元开了一家木匠店，当起老板来了。他计划着等到赚够了钱后，回头购买妻子和子女的自由身。

幸运之神继续眷顾着这位幸运儿。由于维西为人谦和厚道，手艺又好，生意蒸蒸日上，财源滚滚而来。维西成为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非洲黑人奴隶的偶像，成为自由黑人的明星榜样。

法国大革命的成功与海地非洲奴隶革命成功建国的消息，使维西再也无法满足于豪宅与财富，他开始利用教堂的祭坛做为他散播人权、自由和民主思想和未来革命种子的根据地。维西的理论很简单，如果海地的非洲黑人奴隶能够击败强大的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而独立建国，那么，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非洲黑人奴隶，就没有不能击败南卡罗莱纳州政府而独立建国的道理。

1815 年，查尔斯顿的白人奴隶主们发现了一件由维西发动并且已经执行了很久的地下阴谋活动：非洲黑人们在筹钱为一个个的非洲黑人奴隶买回自由身，这种互助的方法，已经使到超过 100 名的非洲黑人奴隶得到了自由之身。一叶知秋，他们好像是闻到了一些什么不正常的东西。

为了打击这种阴谋，查尔斯顿市政府宣布，要将一片专埋非洲黑人奴隶的坟地铲平，在其上面建盖一座殡仪馆。这对查尔斯顿的非洲黑人奴隶来说，这种掘其祖坟的行为，是一种无法忍受的最大的种族侮辱。

为此，在查尔斯顿市，一夜之间，有四千名非洲黑人奴隶离开了白人的教堂，发誓要自建一间黑人教堂敬拜上帝，这是维西在 1817 年兴盖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第一家黑人“卫理公会”基督教堂的真正动力。

1816 年，维西与另外几位好友，出资建立了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的第一家黑人“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他自任牧师，为他的信徒传播耶稣基督的天国福音。1820 年，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黑人“卫理公会”基督教堂的会员，高达 3 千人次之众。

查尔斯顿市政府和白人农场主们对于这些来势汹涌的非洲黑人宗教动态越来越不放心，经常找些叫人啼笑皆非的理由来拘捕常到黑人“卫理公会”基督教堂做礼拜的非洲黑人奴隶。

1818 年冬天，查尔斯顿市政府和白人农场主们发现居然有来自费城的黑人牧师前来这家黑人“卫理公会”基督教堂传道，鼓吹着要什么自由、平等和民主，于是立即冲进讲道现场，半路打断了礼拜的进行，拘捕了 140 名所谓的“坏人”，这件事使维西的忍耐力彻底的崩溃。

1821 年圣诞节那天，维西决定要用暴力手段来解决查尔斯顿那些凶残而且无良的政府官员和白人奴隶主。4 年以来，维西不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不论是在讲坛上，在大树下，在田野外，在街角处，在饭堂里，在酒吧间，或是在红白喜丧的仪式中，他不停地倡导着为非洲黑人奴隶争取砸碎枷锁的权利，这是一个直接向美国白人贴身利益挑战的革命行为。

为了打击维西的地盘和势力，封建的南卡罗莱纳州当局忍无可忍，终于下令将南卡罗莱纳查尔斯顿第一黑人“卫理公会”基督教堂查封，不允许非洲黑人奴隶们再在里面聚会。维西觉得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和平手段已经到了尽头，剩下的唯一手段就是采取暴力革命！这更使维西对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所有白人的仇恨，推向了爆发点，他立志要报仇，要将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白人屠杀殆尽。

维西开始静静地安排这场美国非洲黑人奴隶历史上最为暴烈的起义。武器是由海地政府提供的，他最大的手法就是争取到尼德·班纳特(Ned Bennett)和罗拉·班纳特(Rolla Bennett)为革命同志，因为两人都是南卡罗莱纳州州长托马斯·小班纳特(Governor Thomas Bennett, Jr.)家中的仆人，做为他安插在南卡罗莱纳州州长府的情报人员。

另外三人是木匠彼得·波亚斯(Peter Poyas)、蒙德·盖尔(Monday Gell)和铁匠谷勒·杰克·普里查德(Gullah Jack Prichard)，这后二人是维西生死与共的心腹。

普里查德是一位来自东非莫桑比克(Mozambique)的非洲黑人奴隶，但他也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为人沉默寡言，胸怀大志，头脑冷静而且行动快捷，在查尔斯顿市的非洲黑人奴隶社会里，他是偶像型的民间领袖人物，也是维西手下的第一大将，全权负责征召起义的军事人员。

盖尔是丹麦·维西手下的第二号人物，负责外交工作，与其他各地的非洲黑人奴隶领袖的联系任务，全由他来包办，他一直与海地共和国的支援力量保持着紧密的互动关系。

维西将起义的时间定在1822年7月14日，那是个礼拜天，各地农场的非洲黑人奴隶，可以借助要去教堂做礼拜的理由前来聚集而不至于引起白人奴隶主的怀疑，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层意义，这一天正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暴动的纪念日。

维西计划着在当天的午夜起义，兵分三路，一路把守住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桥头，不许任何人进出，避免走漏风声；一路袭击和占领西塔德军械库(Citadel Arsenal)，不允许任何军队乱动，把里面的军火分发给没有武器的革命同志；一路是由马兵来执行，疾驰前往各个白人的农场，尽屠所有的白人农场主，一来可以报仇雪恨，二来可以杜绝风声外泄。

这里面最为重要的内容是要在起义之时，将南卡罗莱纳州州长班纳特和查尔斯顿市长詹姆斯·小哈密尔顿(Mayor James Hamilton, Jr.)同时刺杀之，造成南卡罗莱纳州当局领导层上的混乱。

如果事败，则带领着大批的起义革命军撤出南卡罗莱纳州，涌往海地共和国。维西对这点是很有信心的，因为海地共和国的总统仰皮埃尔·博耶(President Jean-Pierre Boyer)已经许诺过自己了。

起义的日子列为最高机密，只有维西与这4位同志知道，他们开始在各地募集军事人员和敢死队，到了1822年5月中旬时，已经有了大约九千人次的兵力了。维西募招革命人马有着严格的标准，任何对其白人主人忠心的非洲黑人奴隶，一个不要，为的是避免泄密。

可是这次的军事行动实在是过于庞大，要掩盖住这么一件大事，恐怕不是一件容易之事。有些没有参与起义的非洲黑人奴隶听到了一些片断传说和谣言故事，便转告给他们的白人农场主，一时间，整个查尔斯顿市突然大家走访相告，气氛显得风声鹤唳起来。

在维西的革命党里，有一名经常参与起义的非洲黑人奴隶乔治·威尔逊(George Wilson)，他是班纳特最好的朋友。1822年6月9日，班纳特通知了他关于要在1822年7月14日起义的消息。

威尔逊在内心挣扎了5个无眠之夜，由于害怕而不同意维西的革命主张，他在1822年6月14日早上，为了自保而向他的白人主人告密，他的主人带着他立即到官府报案，于是使整件革命计划起了根本上的变化。

威尔逊装作无事，依然照常参加维西在1822年5月25日的革命会议，所以维西宣布更改起义日子之事，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当局在同一天就已经清楚地掌握住。在六天之内，查尔斯顿治安当局首先拘捕了三位参与维西起义的非洲黑人奴隶，其中一位惧于死刑的威胁，将他所知道的所有事情如实地供了出来。

威尔逊出卖了维西，出卖了班纳特，出卖了革命，也出卖了自己的灵魂，他为此而得到了自由之身和一笔可观的奖金。就像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一样，他看见昔日的好友和同志们，一个个的被送上断头台，一位位的被绑进监狱，他自此生活在深受良心责备的苦海里，无法在他的黑人朋友们面前站立，无法在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他效法出卖耶稣基督的犹大，找了根绳子，架在树上，自杀了事。

维西见到查尔斯顿市的政府特工越来越多，知道事情已经败露，为了避免夜长梦多，于是在与他的主要顾问和干部开会时，宣布将起义时间提前到 1822 年 6 月 14 日。维西考虑了一下，又将起义的日期延后两天，改为 1822 年 6 月 16 日。

1822 年 6 月 16 日那天早上，维西下令开始行动，他派人到查尔斯顿市郊区“鹅溪农场(Goose Creek Plantation)”叫那些非洲黑人奴隶过来，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可是他发现在查尔斯顿市，已经没有任何非洲黑人可以出城了，因为班纳特州长派来的 5 个陆军部队，已经将查尔斯顿市封锁起来。

1822 年 6 月 18 日一大清早，大量的南卡罗莱纳州军警涌进了查尔斯顿，把守住各地的要塞，严禁出入，开始了逐门逐户的拘捕行动。维西立即尽快地烧毁了所有的文件和参与者名单，然后躲藏起来。1822 年 6 月 22 日，维西在南卡罗莱纳州军警地毯式的搜捕下，躲无可躲，藏无好藏，终于被逼出来举手投降。

南卡罗莱纳州政府无法审判全部的九千人次的叛乱犯，也没有那么大的监狱来容纳这个数字的囚犯，于是采取了只处理了 131 名事件叛乱的首领人物。1822 年 6 月 19 日至 1822 年 7 月 27 日，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法庭开庭审判这件南卡罗莱纳历史上最大的非洲黑人奴隶叛乱案。

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法庭的判决是其中 67 名非洲黑人奴隶罪名成立，吊死 35 人，终身监禁 41 人，有 12 名非洲黑人奴隶愿意坦白从宽，并愿意出庭咬证维西，因而得到赦免，另外流放了包括维西的儿子桑迪在内的 43 人。

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法庭上，证人所提供的真相使世人惊讶失色，原来他们决定要学习海地革命，要在革命行动时，杀尽所有的白人！维西并没有否认这是他的命令和计划。

当白人法官莱昂内尔·肯尼迪(Judge Lionel Kennedy)问为什么他已经是一个自由人了，还要如此的叛乱呢？维西回答说：“那是因为你们强加凌辱非洲黑人奴隶，及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个自由的生活环境所致。”肯尼迪法官听后，默然不语。

在 1822 年 7 月 1 日的审判庭上，肯尼迪法官坐在高高在上的黑皮法官椅子上，居然当众宣布说：“由于要维护神圣的司法制度而不使之宽纵，你是应该要牺牲的。”

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法庭和南卡罗莱纳州班纳特州长，都迫不及待地想将维西和他的同志尽快吊死。因为在 131 名被告的非洲黑人奴隶中，居然有四位是来自他自己家中的成员，这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比如说查尔斯顿市长哈密尔顿就不停地利用这件案件对他发动数轮的政治攻击。

因此，在整件审判还没有全部结束，他们就将已经判决死刑的维西推向吊刑架，其情之急，于此可见。1822 年 7 月 2 日早上，维西与他的五位主要革命同志，同时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监狱中吊死，享年 55 岁。

白人刽子手将维西的尸体取下来后，余恨未尽，为了不给他的支持者任何为他送葬的机会，又用斧头将他的尸体分解成几大块，然后弃之荒野。在将维西处死的那天，刑场外面，聚集了数百名非洲黑人，大声怒吼着抗议。美国政府深恐引起另外一场暴动，于是派出陆军镇压之。

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法庭为了不让后人看到这些有关维西的不光彩记录，把所有的审判资料密封在一批箱子里，等到事件的风声过去后，一把火将之烧得干干净净，不留任何的文字记录予后世。

可是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法庭烧得了维西的档案，却无法封住天下悠悠之口。在美国后代历史学家的笔杆子下，事件的真伪，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争论。在美国有关维西事件的专著，共有六本，后人可以从这六本书里看到整个“丹麦·维西起义事件”的全貌。

第一本是伊格顿博士的《他应该自由——丹麦·维西的一生》；第二本是爱德华·皮尔森(Edward Pearson)的《对抗查尔斯顿的计划：1822年丹麦·维西奴隶阴谋之审判记录(Designs Against Charleston: The Trial Record of the Demark Vesey Slave Conspiracy of 1822)》；第三本是戴维·罗伯逊(David Robertson)的《丹麦·维西(Demark Vesey)》；第四本是约翰·洛夫顿(John Lofton)的《在南卡罗莱纳州的叛乱：丹麦·维西的狂暴世界(Insurrection in South Carolina: The Turbulent World of Demark Vesey)》；第五本是赫伯特·阿普特克(Herbert Aptheker)的《美国黑人奴隶的叛乱(American Negro Slave Revolts)》；第六本是威廉·弗里林(William Freehling)的《南北战争的序幕：南卡罗莱纳州的无效争议(Prelude to Civil War: The Nullification Controversy in South Carolina)》。

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政府虽然没有被革命掉，但已经被吓得六神无主。南卡罗莱纳州班纳特州长下令组成150名军队的政府防卫军，一半保护州长办公室，一半保护“西塔德军械厂”。

1842年，南卡罗莱纳州州议会为了节省开支，通过立法，用军官学校学生来替代正规的士兵，误打误撞，由于军官学校学生的介入，后来成为美国南方极负盛名的“南卡罗莱纳军事学院(South Carolina Military Academy)”。

南卡罗莱纳州州议会觉得非洲黑人不应该有钱，因为金钱可使他们作怪，维西就是一个最好的案例，甚至觉得非洲黑人奴隶连新衣服都不应该穿，因为那样会使他们有了尊严，而一个非洲黑人有了尊严，是一件严重而且危险的事情。所以南卡罗莱纳州州议会在1822年12月通过了一条新的《非洲黑人衣服法(Negro's Dress Code Act)》，规定在南卡罗莱纳州的非洲黑人不允许买新衣服，只能买旧衣服穿。

南卡罗莱纳州州议会又觉得在船上工作的非洲黑人奴隶是这次维西事件的催生者，因为那些武器，就是他们从船上偷运下来的。于是又匆匆忙忙追加一条新的《非洲黑人海员法(Negro Seaman's Act)》，规定所有的非洲黑人奴隶海员，不允许在查尔斯顿市登岸，当船靠岸时，他们必须被锁进船上的密室里。

在美国近代的非洲黑人抗暴斗争中，只有两次事件是在没有任何白人死亡的情况下被镇压下来的：第一次是于1800年在弗吉尼亚州的“加百列·普罗瑟事件”；第二次就是于1822年在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爆发，后来被美国史学家们称之为“丹麦·维西起义事件”。(待续)

2011年5月7日 高胜寒 在 美国华府